

社論新國中

書叢期時常非

民農之期時常非

峯 鐵 吳 者 編

榮宗馬震雷 編主
詔鴻羅樵逸徐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中國新論社

非常時期叢書

非常時期之農民

第

編者 吳 鐵 峯

主編 雷 震 馬 宗 榮
徐 逸 樵 羅 鴻 詔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總序

我國自鴉片戰爭以還，國步艱難，日甚一日，九十餘年間所喪失之土地主權，已令人痛心疾首，而近年以來有更甚焉；四省淪亡，冀察危殆，華北風雲，變幻未已。此何時乎？非非常時期耶！我國疆域雖大，能禁蠶食幾時！故稍知國是者，咸覺國族滅亡之禍，迫於眉睫矣。

故吾人不能坐而待斃，敵人以全力來侵，吾人當以全力抵抗；敵人爲繁榮其生命而魚肉吾民，吾人必爲生存而奮鬥；驅逐敵人於國境之外，俾吾國四千餘年光榮之歷史不自今日而絕。而欲達此目的，則必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以赴國難。本社同人有鑑於此，爰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有非常時期小叢書之編纂。其要點有三，略述之如左：

- (一) 介紹古人處非常時期之嘉言懿行，以喚起民衆之民族意識及抗戰精神。
- (二) 闡明非常時期之農工商人、教師、學生、婦女等應盡之職責，俾全國民衆知所以救亡圖存之道。

- (三) 發表對於非常時期之政治、經濟、金融、食糧、實業、教育、民衆訓練、精神訓練、新聞事業、出

版事業、文藝等之意見，以供當局應付非常時期之參考。

惟本社同人學識有限，且此項小叢書之編輯在國內尙屬創舉，乏鴻篇巨著以供參考，故內容甚感淺薄，不足以當大雅之一顧，不過欲借以拋磚引玉云耳。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中國新論社同人謹識

非常時期之農民目錄

總序

一、緒言·····	一
二、中國農村復興底根本問題·····	一四
三、非常時期之農業統制政策·····	三〇
(一)戰時農業統制之必要·····	三〇
(二)由平時經濟向戰時經濟的推移·····	三一
(三)土地政策·····	三四
(四)農業生產之統制·····	三九
(五)農業勞工之維持及補充·····	六二
(六)糧食統制問題·····	六六
四、非常時期農民應負之使命·····	九六

非常時期之農民

一、緒言

正如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遭遇着的一樣，中國處於帝國主義列強宰割和壓榨之下，國民經濟中主要部門的農村經濟的崩潰和衰落，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了。在不斷的殖民地化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經濟受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濤所激盪，正向破產和蛻變之途中邁進，廣大的農民人口掙扎轉徙於災荒貧困中，陷於饑饉和死亡。這種可怕的農村經濟的支離破碎，加深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危機，慣於「趁火打劫」的帝國主義列強們，便益加緊對中國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為維持他們在中國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為從中國農民的身上吸吮巨量的膏血，以膨脹其資本的積蓄，更為壓迫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以苟延其最後的殘喘起見，於是不惜利用中國的封建勢力，直接間接去剝削中國農民，從軍閥、官僚、政客，以至土豪、劣紳為止，這一半封建體系，都是帝國主義者所竭力維護的。因此每一帝國主義各維護其親己的一派軍閥政

客，通過他們以保障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種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交相爲用的情形，無時無刻不在中國社會中表現着，到了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這一種工作的進行，是更加緊張和露骨了。

但在整個的社會都在急劇的崩壞和蛻變中，殘餘的封建勢力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它只是帝國主義掩護下的一個附庸。我們不能機械地把這兩種勢力並列起來，事實上封建勢力之所以能够執拗地殘存於中國農村中間，是整個國民經濟不能通暢發展的結果；而國民經濟之所以不能通暢發展，那就不得不歸結到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同時便引起了資本的集積，和整個農民層的分化。除掉少數工業和商業都市的興起之外，在農村中間，一方面產生了少數擁有大量生產手段的富農地主，另一方面多數農民却被迫逐漸脫離土地，乃至脫離一切生產手段，淪落而爲貧農、雇農、佃農，或竟流爲土匪。但在中國，所謂資本的集積，主要的還是集積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帝國主義者首先摧毀了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的營壘，而建立了一個隸屬於它的資本統治下的商品經濟體系。一方面是農村手工業的破壞，使農民們的若干生活資料，不得不仰賴市場供給；另一方面商品作物逐漸發展，使農業生產本身

也被市場所決定。

因此，在農民層的分化之外，同時還進行着農村勞動力的過剩和農村人口的沒落過程，地主和高利貸者儘管採用種種方式去剝削農民，可是他們仍不能挽救其自身沒落的命運。『資本主義固然征服了舊有的生產方法，然而這一過程却在帝國主義時代與殖民政策之下進行的。』無論是地主也罷，是農民也罷，在帝國主義的操縱和宰割下，只有同歸於盡了。

無疑的，農民問題是目前中國社會問題的中心；一切革命理論的鬭爭，也大都以農民問題爲鬭爭的進點。中國農民的數目，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革命也可以說就是農民革命。中山先生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本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及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中國革命爲什麼要以農民來做基礎，就是因爲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所受的痛苦最大。

中國農村人口的總數，據一九一六年北京農商部調查，計全國農民爲五九、四〇二、三一五戶，平均每戶以六人計算，則中國農民爲三六六、四一三、八九〇人。另據一九二七年武漢土地委員會調查，全國農戶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戶，農民約爲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自然這兩個數目都不十分正確，但大致近似，中國農民的總數，當在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估計，大致離事實不遠。於此，我們可以想見農村人口對於全國人口的重要程度了。

其次，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農民之階級的分化。這種分化，大致可分爲五種：即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或苦力。地主是佔有土地而不自耕，專依田租爲生活的階級。自耕農是有自己的土地，自己耕種者。半自耕農則因自耕不足，而兼租別人土地耕種者。佃農自己沒有土地，專向地主租得土地，繳納相當地租，依靠種別人土地爲生。雇農或苦力既沒有土地，也不向地主租地耕種，僅以出賣體力勞動，受雇於人爲生者。這五種雖則都以農業爲生，而其間社會的與經濟的差異，實有天淵之別。

據一九二七年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的調查，中國農民之分化的情形，有如下表：

以百分之四四的多數農民，僅耕種百分之六的土地；僅占百分之五的地主，却占有百分之四三的土地，土地分配之不均，與多數農民耕地面積之小，實無以復加。關於這種現象，在各種零星的調查中，都可見到。

又據實業部出版的二十二年中國勞働年鑑所載：

類別	畝數	人數百分率	占有地百分率
貧農	一——一〇	四四	六
中農	一〇——三〇	二四	一三
富農	三〇——五〇	一六	一七
中小地主	五〇——一〇〇	九	一九
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五	四三

區域	自耕農%	自耕兼佃農%	佃農%
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三二	二八	四〇
黃河流域	六九	一八	一三
東北六省	五一	一九	三〇

中國南部各省租種農田的佃戶占全部農戶百分之六〇，在東北六省（遼、吉、黑、熱、綏、察），只占百分之四九，在華北只占百分之三一。水田區域的貧農和黃土區域不同的，前者多數佃農，而後者多數兼做雇農。苛酷的收奪逼着農民失却土地，失地的貧農在中南部還只能向地主租田耕種，因此租田的貧農現時還在不斷增加。

湖北的西部近十年來自耕農減少四倍以上，佃農幾乎增加一倍（武漢日報一〇，三，一九三一），四川的北部，自耕農和佃農也在急速地消長：

年	份	自耕農	佃農
一九二二		一五・〇%	二八・〇%
一九二六		一一・五%	三五・〇%

以上僅係就有土地的農民而言，農村人口中沒有土地的人口如雇農或苦力，也佔到極重要的地位。據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一九二七年調查，中國農民的社會層如下表：

有土地的農民（自一畝至一〇〇畝以上）	無地的雇農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遊民兵匪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佃農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觀上表，有土地的農民約佔農民百分之四五，而無土地的雇農、遊民、兵匪及佃農，則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五。在有土地的農民中，貧農又佔到百分之五〇以上。這裏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中國農村人口的重心是在於佃農和雇農，而佃農和雇農又是人口金字塔的最下層的貧農。這些佔農村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貧農，在中國農村中形成了一個廣大的被壓迫的集團。整個的農民問題便由他們作爲中心而表現出來。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國的農民問題，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問題不同，資本主義國家農民問題是由於大地主和農業資本家對中小農和農業勞動者的剝削，中國農民問題是由於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因而引起農村中的重大的恐慌，農村經濟的總崩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徵，就是恐慌和災荒的交織，一般地說來，這兩大破壞勢力都是帝國主義和殘餘的封建勢力的混血兒。恐慌和災荒本來是兩件極端相反的東西：恐慌的現象是生產過剩，災

荒的現象是生產不足。但在我們中國，這兩件相反的東西却會統一起來，構成現今中國農村問題的中心。

伐爾加(Varga)氏曾將世界各國的農業恐慌分爲兩個嗜類：『第一種農業恐慌的形態是發現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主宰着整個國民經濟的國家中，在那裏是由農產品的過剩，促成生產大眾的貧困。第二種恐慌形態是發現於那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等經濟發展的階段比較落後的國家中間，在那裏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的宰割，他方面遭受封建勢力的剝削；在那裏是生產力的薄弱，即生產量的不足，陷農民大眾於饑餓與死亡。』

這裏並不是說，中國的農業恐慌，是孤立地發展出來的；恰恰相反，伐爾加的意思，正是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將它自身的農業恐慌，轉嫁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身上，作爲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環的中國，自然不免受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潮所襲擊，而使落後的中國經濟也發生生產過剩這種虛浮的假態。同時，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夾攻中的農民之破產和都市工人的失業，也是造成這種虛浮的生產過剩的內在的基礎。廣大的勞苦大眾還是在過着半饑半飽的牛馬生活，他們所吃的是稀粥和雜糧，甚至用草根和樹皮來充塞饑腸。糧食消費的極端縮減，也可以說是

暴發農業恐慌的另一原因。

首先，讓我們來考察農產物的對外貿易。據海關報告：去年主要進口農產，米、麥、棉及菸葉之進口總值，將及一萬八千八百萬元，至二十三年則爲二萬二千八百萬元，二十二年則爲三萬九千四百萬元。米之進口計值九千三百萬元，較前增加百分之四十二；麥之進口計值三千六百萬元，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十四。棉花因前年國內豐收，去年進口總值，僅四千一百萬元，而前年則爲九千萬元。至去年菸葉進口總值，則自前年之三千一百萬元，降至八百五十萬元。這是因爲國內產量增加而民衆購買力又低減之故。

絲、茶、桐油、花生等十二種農產之出口總值，去年計二萬三千一百元，至二十三年則爲一萬九千二百萬元，二十二年則爲二萬四千七百萬元。桐油出口總值計四千二百萬元，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八，較二十二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花生及生油之出口總值計三千萬元，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較二十二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棉花出口總值計二千八百萬元，較二十二年減少百分之十八，較前年則增加百分之三十九。蛋及蛋製品之出口總值計三千二百萬元，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六，較二十二年減少百分之十二（中國銀行二十四年度營業報告）。

近年以來，由於世界農業恐慌的侵襲，以及水旱災荒蹂躪之下國內農業生產的極度衰落，因此竟連這種殖民地提供農產原料的機能也已無法保持了。過去幾年中間，糧食輸入迅速增加，竟成輸入商品中的主要項目。至於出口方面，這幾年來有時雖略有增加，但由於世界市場的萎縮，若干輸出農產物的價格，大為跌落。下表所列最近五年江浙鮮繭每擔平均價格（單位元）的跌落，可以說是最好的例證（見中國經濟年報第一期所載）：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改良種	九〇・六	六四・一	五八・〇	四〇・五	二七・六
土種	五六・六	五〇・六	四四・二	三三・〇	一九・二

農產物價格的跌落，對外貿易的減少，都使中國農民大眾購買力急激減低。據張履鸞先生在江蘇武進等縣調查的結果，近三年來農產品購買力的指數從一九三一年的九六，降至一九三三年的八八，再降為一九三三年的七〇。再就農產品在上海對於日用品的購買力來看：種稻的農民要買一包棉紗，在一九三一年僅用米一九石，一九三二年須用二三石，到一九三三年須用二六石。買一匹粗布，在一九三一年僅用米〇・五九石，一九三二年用米〇・六四石，一九三

三年則須用米〇・七八石。若買硫酸銨做肥料，一九三一年買一擔肥料僅出米〇・五四石，一九三二年須出米一・四五石，一九三三年須出米一・三八石（中行月刊，八卷一、二合期）。又據盧株守先生在江蘇蕭縣調查所得，農產物價格的跌落，與日用品的昂貴，形成了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不平衡。如農民要買每斤一千三百文的白糖一斤，必須賣高粱一斗二升才可；要買食鹽一斤，需錢五百六十文，非賣五升大豆不行；要買四元二角左右的棉紗一捆，差不多要買二石高粱了（中國農村一卷五期）。

其次，說到災荒問題。如果把災荒完全看作「天災」，那是錯誤的。災荒決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近幾年來水旱災荒之所以特別嚴重，我們不能不歸結到社會的原因，即：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封建勢力的重重束縛，以及在這基礎上發展着的農村經濟的衰落，都使農民大眾對於災害之來而無法加以挽救和預防。民國十七、八年西北各省的旱災，民國二十年江淮流域的水災，民國二十三年夏季的水旱兩災，以及去年江河八省的災情，這種年甚一年的災荒的襲擊，使全國農民陷於生死彷徨的困境，同時也使生產力遭受到絕大的摧毀。如耕地面積的縮小，再生產的萎縮，乃至於生產的完全停滯，以及勞働力需要的減少，廣大農民的離村，災民們的流離

失所種種慘象，這一切告訴我們，災荒在中國已經不僅是一個暫時的生產物的缺乏問題，而是一個經常的生產力的衰落問題，也是中國農民的生死存亡問題。這一問題如果不求一個根本的解決，如果災荒在中國還是年甚一年地發展下去，中國農村是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廣大的農民大眾，也將永無噍類了。

最後我們要指出：農民的重要副業，即鄉村工業和手工業，早呈普遍衰落的現象。即如漁業，渤海漁區早成日本（北海漁業聯合）的天下；山東沿海貧小漁民，無力購鹽，坐視鮮魚腐爛。手織棉布業，為中國流行最廣的鄉村工業。但自價廉物美之棉布，可由中外各大紗廠購得後，手織棉布業沒落之程度，實足驚人。人工繅絲業，最近因機器繅絲業的競爭，亦呈十分衰落的現象。蠶業竟因農民無力購桑，而繭價又極低落，無錫蘇州及浙江湖屬各縣，甚至有將蠶摧殘者。人造絲手機製造業，為河北省若干區域內之主要鄉村工業，其最著者，當推高陽區域。此等工業，近亦顯江河日下之勢，如高陽專製人造絲的提花機，曾自一九二九年之四、三二四架，遞減至一九三〇年之三、〇八九架，一九三一年之二、三三五架，一九三二年之一、一一八架，至一九三三年四月間，只賸下二〇九架了。其他關係較小的紡織業，當以花邊製造業的沒落情形為最可